



建安 编译

面纱与解放，

伊朗的情形

下面的面纱故事由一位伊朗裔美国女记者讲述。伊朗——这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这些故事的发生地。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是伊朗步入现代化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数度经历巨变，面纱习俗的变化也如影随形。

相关背景

- 1905年，伊朗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于已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发动“立宪革命”。第二年10月，伊朗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议会。12月30日，开始实施基本法。
- 1911年，在“立宪革命”中失去部分权力的恺加王朝统治者勾结英、俄等国，镇压了立宪运动。
- 1925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推翻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尽管他未能如愿效法土耳其凯米尔在伊朗建立共和政体，但仍对伊朗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宗教集团的势力，大力推行世俗化，建立现代工业设施等。
- 1940年，礼萨·汗之子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君主。进入60年代，伊朗的石油美元滚滚而来。巴列维试图为伊朗买来现代化，将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强国”。他发动了“白色革命”，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但改革引起宗教界强烈不满，巴列维政权的专制与其推行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引起民众强烈反感。
-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高举伊斯兰革命的大旗，号召人民起来造国王的反。1979年2月，巴列维洒泪辞国。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逐步建立起由清一色的毛拉掌权的国家机构，在社会上实行“伊斯兰净化”运动，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同年，两伊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
- 1989年霍梅尼去世，拉夫桑贾尼上台，对一些禁忌放宽管制。
- 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上台，推行广泛而渐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纲领。去年6月，哈塔米以高票当选连任总统，伊朗社会选择继续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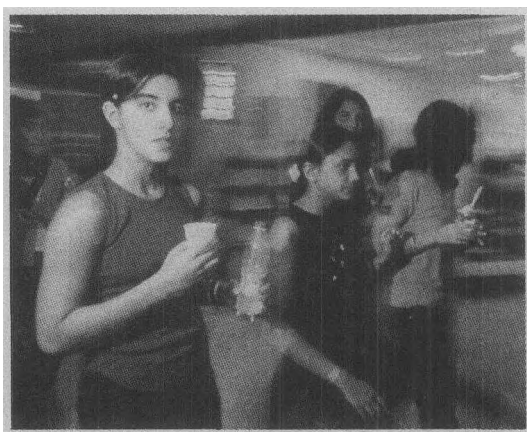
场景一：

1998年夏，德黑兰。

门票在数星期前就已预售一空。中午刚过不久，等待看演出的人排起了长龙。一些妇女身穿缀满金饰的礼服和端庄的鸡尾酒服聚集在意大利领事馆开办的一所私立学校门口。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夜晚，她们心中充盈着一种急不可待的感觉，还夹杂着些许将信将疑：她们将参加20年来首次获准在伊朗举行的现代舞蹈公演。演出将在一个由废弃的地下室改建成的临时音乐厅举行，宣传海报上写着“运动和谐的完美展示”。鲜花和蜡烛放在了醒目的位置，座位是草草标上号码的木椅子。人们的兴奋显而易见。在伊朗，妇女不戴面纱聚在一起的场合太少了。房间里，人们说话的嗡嗡声响做一团，聊着每位来宾的首饰和着装。这个夜晚，是属于海报上端的人名——法桑妮·卡波丽的。卡波丽在革命前是一位著名芭蕾演员，但自1979年革命、伊斯兰政府掌权以来一直被禁止登台。不过，和许多专业演员不同，卡波丽并没有移居海外寻求更好的环境，她选择了留下来，为那些痴迷于舞蹈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家庭工作室，秘密为他们做准备，等待有如今夜的这样一天的到来。自她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

节目的最后一支舞是新时代音乐风格的现代舞，由45岁的法桑妮小姐——这是她的学生对她的称呼——表演。舞蹈的名字叫“拥抱严寒的孤独女人”，这立刻使人联想起福鲁·法罗克桑德的一部诗作。法罗克桑德是伊朗首屈一指的主张男女平等的女诗人，多少年来其作品一直被禁止出版。

随着法桑妮小姐最后谢幕，观众们简直要疯狂了。雷鸣般的掌声不间断地持续10分钟之久。



> 德黑兰姑娘

随后，法桑妮小姐宣布：“下一次，我们与您相会在鲁达基大厅（德黑兰最现代化的歌舞剧院——编注）。”

历史回望之一：

20年前的伊斯兰革命要求妇女一手抱婴儿，一手拿枪支。

20年前，伊朗正处于革命性剧变的阵痛中。当时，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街头不断上演着军队和要求结束君主制的示威者之间的冲突。仅在一天内就有240万人和平大游行，要求结束伊朗国王的统治。许多身着长袍的妇女组成小分队参与其中，黑色的长袍遮盖着她们除脸以外的身体所有部位。虽然通常情况下妇女只穿戴Hejab（比较典型的是一件宽松的外衣加头巾），但长袍却是妇女出身严格穆斯林家庭的标志。她们原本很少被允许独自离家外出，除非有男性亲属陪伴。此时，她们却走上街头，那些先前已不戴面纱的妇女甚至也穿上了作为抗议象征的长袍。

50年来，伊朗的君主制一直和国内许多人相冲突，特别是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当政府力图采用西方标准，废除戴面纱之类的风俗时，伊朗最高神职机构发布的宗教法令却要加强对伊斯兰教传统。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妇女与房屋、炊具等归为一类，生活为父亲、兄弟及丈夫所控制。第一次打破妇女禁止参加公共生活这一宗教惯例的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颇具独立性的宗教人士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极为复杂，远非西方通常所理解的那样。1979年，在一次著名的为穆斯林妇女举行的布道仪式上，他说：“参加到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来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积极加入革命斗争的行列。”伊斯兰运动的理想是塑造“新型的穆斯林妇女”，使她们成为恭顺、虔诚、尚武、穿长袍的战士，一只手抱婴儿，另一只手拿枪。对于少数原来可以享受到伊朗国王较自由政策的妇女来说，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带给她们的是新的令人痛苦的限制。新政府最优先实施的政策之一就是严格的性别隔离。妇女上公共汽车使用单独的入口，在办公室和大学教室设置隔离物，以便将男女生之间的接触减到最少，戴面纱再次成为强制性行为。

不过，对于伊朗大多数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妇女来说，革命同时标志着新的机遇。政府号召她们参加选举，学习读书、写字，投身反伊拉克的战争动员，总之都是为了打败革命的敌人。即使那些从



> 度假中的伊朗妇女

政府办公室和大学被清除出的西化妇女,她们的工作也不再是传统的穆斯林内容——做一个贤妻良母。在接下来的20年中,伊斯兰革命释放的动力改变了古老的家长制结构和性别政治,并最终削弱了保守派的势力。

历史回望之二:

祖母与我截然不同的面纱经历。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些重大发展有了切身感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不久,我的父母带我去我最喜欢的游乐园玩。在入口处,我们被一个表情严肃的看门人拦住了。他告诉我母亲,必须先擦掉唇膏,戴上面纱,穿上厚厚的黑袜子,才能入内。在回家的路上,刚6岁的我仍对此愤愤不平。父亲费尽口舌向我解释,虽然我们失去了游玩的机会,但却换取了母亲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是很值得的。伊斯兰政府对Hejab怎样才合适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一件长及脚踝的长袍和一条包住全部头发的头巾必不可少。化妆是严格禁止的,也严禁使用单调的灰色和褐色之外的其他颜色。以革命的眼光看,任何能使女性展现魅力的东西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会扰乱人们的虔诚和精神性。

在街道上,肃清罪恶的任务由“纠察队”负责,他们乘坐巡逻车在街道上游弋。两名穿长袍的妇女坐在后面,两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坐在前面。他们有很大的权力处罚不守规矩的人。违反着装要求的妇女可被处以罚款、监禁,甚至当众鞭笞。

50年前,当巴列维国王一度试图废弃妇女在公共场合戴面纱的条令时,我的祖母常常溜着墙角匆匆走过大街,怕的是被强制除去面纱。而今,我和我的朋友也是溜着墙角走,但原因却截然不同:

我们害怕自己从地下MTV音像带上学来的那些时尚小玩艺,滚花裤边啦、花条袜子啦,会被公共卫道士糟塌了。每当我踮起脚尖走过母亲的卧房,嘴上画着粉红的唇彩去咖啡馆会女伴时,母亲会叫住我:“回来,去擦掉。你想在监狱里呆一夜吗?”

今天,当我从美国重返德黑兰,我发现街头的景象大变了。虽然面纱仍必须戴,但那不过是旧的自我的影子罢了。拖地的长袍已不见踪影。妇女还必须穿戴Hejab,但同时又穿得花枝招展,甚至穿上有开叉的衣服,以示对老规矩

的轻视。面纱已成为游戏,规则随场合各不相同。作为一名记者,在工作中,我也许要穿着包住全身的大衣,紧箍起围巾去见神职人员,而去参加社会活动时又换上披肩、红色衣服和高跟鞋。在德黑兰的一些新潮社区,十几岁的姑娘和挑剔她们服装的保守主义狂热分子大声吵嚷的事司空见惯。年轻的会说:“你为什么要盯住我的身体看?作为标准的穆斯林,你应该看别处才对。”

在西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看来,面纱象征着伊朗革命造成的一切错误。但对于不同的人,面纱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同时象征支配和解放,代表虔诚和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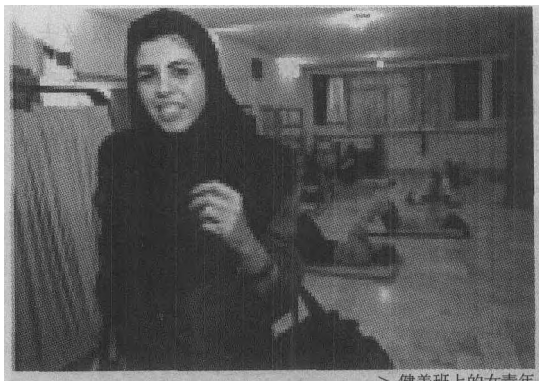
对伊朗男人来说,Hejab是控制妻女、捍卫妇女荣誉和保护她们贞洁的传统方式。保守的穆斯林还曾把它看做使男人远离诱惑的工具。但对于许多伊朗妇女,Hejab面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为她们参加公共生活提供了便捷的保护。

历史回望之三:

与改革运动密切关联,面纱变成了绿色的。

20世纪80年代,伊朗政府实施了一项计划,通过建立广泛的省立大学体系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允许妇女攻读从文学到工程学的各种学位,不过必须穿戴Hejab,并且在教室中与男人严格隔离。保守的家庭发现,再也没有理由阻止他们的姐妹和女儿上学了。到90年代,伊朗大学新生中已有一半是女性。这无疑是个令人瞩目的数字,因为就在20年前,伊朗69%的妇女还是文盲。

革命者们没有预料到,这些变化不久会侵蚀到他们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在革命的帮助下,女性从教育和职业经历中找到了新的出路,开始对为



健美班上的女青年

她们规定的行为标准怨声四起。1997年,当具有改革倾向的阿訇穆罕默德·哈塔米宣布竞选总统时,她们将不满化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哈塔米进行竞选活动,但整个国家机器都被动员起来支持强硬路线的候选人。然而,选举之日,3000万伊朗人来到了投票站,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投票,许多是女性。哈塔米以绝对优势当选。

尽管总统在伊朗不是一个强权职务,但该职位被一名改革者获取这一少见的事实无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哈塔米获胜后一年间,有关家庭的法律被修订,允许离婚妇女为其子女提供监护,改革派报纸大量涌现,对电影和其他艺术作品的限制被解除。虽然近两年保守主义有强力回潮,但改革的潮流显见已不可逆转。

改革者的一个重要胜利(虽然这只具有象征意义)是放宽对女学生校服颜色的限制。对我们这些生长在黑色用于学校都太“时髦”了的时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作为伊斯兰象征的绿色开始同改革运动联系起来。哈塔米当选一周年之际,成千上万的学生戴着绿面纱出现在学校。面纱再次被政治化了,不过,这次青年妇女已取得了主动。

场景二:

2000年冬,德黑兰。

“我叫拉巴坎德·拉斯特古。我的梦想实现了,现在我是名模特。”伊朗第一位就“时装模特”这一话题发言的妇女对新闻界这样介绍自己。此前,她和其他20多位妇女参加了伊斯兰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时装表演。在经过数周的走台练习后,她们在几千名女性观众将信将疑的目光中完成了

表演。

由于怕激怒保守主义者,演出的组织者曾试图去除任何会被认为与西方时尚和口味有联系的东西。她们对外宣传这是一场“青春集会”,并聪明地把它列入一个为期一周的艺术与工艺展的一部分。时装表演本身由两部分组成是:一个10分钟的当代时装表演和一个比前者长得多的传统服装表演。不过,显然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是前者。

在当晚的演出开幕式上,解说员故意廓清与西方风格的任何联系。“穿在长袍下再合适不过了!”她对着麦克风大叫,“今晚我们看到的是漂亮服装与我们穆斯林传统的完美统一。”但有力的丛林音乐、模特脸上迷人的表情、大胆新潮的服装款式——色彩绚丽的紧身外衣配以装饰性的丝巾和披肩,已显示出了一切。

每天,这类传统与现代相平衡的活动在伊朗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被千百次地重复着。从议会大厅到每周的星期五祈祷,再到餐桌上的辩论,妇女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可以说,面纱之于伊朗政治犹如当年堕胎之于美国,成了一根避雷针,一句战斗口号,以及保守主义和改革势力之间力量平衡的压力计。这种平衡何时会结束还属未定之数,但在伊斯兰革命发生22年后,男人不再是争论中惟一的声音,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重返巴格达》

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本刊讯: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举办的“2001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评选已经揭晓,入选2001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共576种。在此基础上,根

据社会影响及发行量,按社科、文教、文艺、少儿、科技类分别推荐出各类书排行榜前10种书,共计50种。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唐师曾的《重返巴格达》获文艺类第9名。该书责任编辑代表出版社领奖。唐师曾的另一本书《我从战场归来》同时获奖。

